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八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晉北廣大新解放區

大力開發工礦事業

新老區之土產正實行廣泛交流

（新華社忻口十五日電）晉北各地新解放區，近日正大力發展生產運輸，繁榮商業貿易。晉綏財政貿易機關已派出八十餘幹部，到各地進行各項工作。蘊藏豐富之寧武、朔縣煤礦，現已先後復工開採，近日運煤車馬，絡繹不絕，僅軒崗附近，就有四百餘輛大車運炭。同蒲路東之五台、定襄之天和煤礦，亦運出煤炭四十五萬斤，使忻崞平川數十萬人民，獲得煤炭的供給。朔縣、懷仁、定襄等地的民間熬鹽業，亦告恢復，定襄有三十餘村搞七熬鹽，朔縣首批鹽產已運銷於崞縣、原平市場。寧武山上之山林，每天有數千個勞動力砍伐，主要供給同蒲路上各城。著名三□之崞縣水墓碑梨，已組織起為數眾多之運輸隊，源源運銷於張家口、綏中及中京地。呂梁與五台兩區之土產，亦由此得以廣泛交流。河曲、保德、兵寨、可嵐等地之油，已廣泛販運麻油、食鹽、牲口到五台區銷售，計劃在秋收前要運兩萬石食糧到晉北新區，百萬斤油類入窯區，購回二十萬匹布。為便利商民貿易，西北農民銀行在各城鎮之支行與代辦所，大量供給外匯，並組織、鼓勵原有之大車牲口，運輸產品。

貿易六分局

給新區輸送糧食油鹽

交通工具不夠用，亟需組織群眾性貿易運輸

（本報訊）崞縣、寧武、原平、奇村一帶做大平川，由於日寇及閻錫山之長期掠奪和統制，群眾極為缺乏糧食、麻油、鹽、紙等必需品。我軍解放此間後，六分區貿易局即盡一切力量由寄嵐、寧武等老解放區運送大批糧食、鹽、油等抵此，以蘇民困。僅六分區貿易分局即已運到麥麵三萬餘斤。糧價因而比過去閻偽統治時減低不少，如奇村莜麵過去一斗約合三元白洋，現在則只合二元白洋，麥子過去一斗合五元白洋，現在則只合二元半。貿易分局除指示各支局加緊運送糧食油鹽等外，並初步計劃用本身力量組織十萬斤莜麵、五萬斤黃油輸入此間新解放區。現在一般商業貿易逐漸恢復，如奇村過去兩日一集人很稀少，農民都怕閻偽抓丁，不敢來，現在兩天一集，每集來人很多，街上擺滿了菜蔬、肉類及各種貨物，一百多家公私大小商店及貿易局門市部門前，顧客不斷。現此間農幣四角頂法幣一元，農幣在群眾中威信日益增高。目前糧食等運輸中一個大問題就是交通工具不夠用，貿易局感到組織群眾性的貿易運輸，極為重要。

忻縣城逃出之閻軍

號召城內兄弟大膽來歸

痛斥閻錫山軍說八路軍殺俘虜的鬼話

（新華社忻縣十四日電）十日由忻縣城內攜械投誠我軍的閻軍「代縣愛鄉團」十二連一班上等兵陳禎、柴成東，一等兵張小醜、夏順才、劉永福、申步清，二等兵賀天才、溫俊、趙貴、李錦等十人，十一日到我野戰軍政治部後，我方當即給以熱烈招待，進行懇切談話，發給農幣四萬元，並依他們的意願，給以糧票、菜金和護照，資送回鄉生產。十三日，新解放之解元村群眾五百餘人並開歡迎大會，才從太原逃回來的閻軍士兵武貴蘇等六人亦參加（按武等均為解原村人，於今年二三月間在閻錫山的「兵農合一」暴政下被抽去當兵，編入忻縣兵工團，住於太原西門外，八月初借外出搜炭名義乘機逃出，於十二日抵家）。會上，陳禎、柴成東、申步清及武貴蘇四人先後講話，歷述閻錫山在太原及忻縣以白麵酒肉、高俸薪餉優待日俘，利用日俘守城及殺害中國同胞，而他們在閻軍中則備受虐待，吃的是高粱小米，「三塊石頭頂個鍋」，熟不熟只得吃，渴了喝冷水，沒有被蓋，隨地而眠，通四個月不發餉，日修工事，還得自己推高粱。又說當官長的□□他們說：給八路軍捉去了，便要活埋剝皮，後來在縣城外拾到野政的傳單，知道八路軍不殺俘虜，才敢大膽的跑出來，他們對我群眾的慰問和熱誠招待，莫不興奮，覺得解放區與閻偽統治區眞是兩樣世界，他們已於今早愉快的走上歸途，臨走時還聯名發表給忻縣城內「代縣愛鄉團」弟兄的信，說我們乘挖壕溝的機會逃出來，已找到了八路軍，八路軍歡迎我們，給我們賞金和護照，送我們回家，解放區的老百姓，也熱烈的拿出雞蛋來慰問我們，請吃飯，還些都證明閻軍長官說的八路軍殺害俘虜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咱們多年來受盡日偽閻軍的蹂躪，現在再也不能給閻日偽送命了，代縣已經解放，中秋佳節也快到了，我們希望早日聽到你們脫離黑暗、找見光明的好消息，你們要大膽的跑出來，八路軍絕對不加害，且將優待你們，保證送你們工作或回家，現此信已設法轉送代縣愛鄉團士兵們。

忻縣城西我軍

擊落國民黨飛機兩架

晉中平川我克孝義鎮

（本報訊）軍息：九日，國民黨飛機兩架又飛至忻縣城西我軍駐地上空擾援，我地上部隊當將該兩機擊傷，該兩機逃竄至崞西北，墜落於閻偽軍陣地，旋又為我炮火擊毀。

（本報訊）軍息：晉中平川我軍自衛反擊後，繼□□城鎮之克復，十一日又將文水城南之孝義鎮克復。

（本報訊）軍息：晉北我軍自衛反擊戰爭，於解放懷仁（二日）、口泉同時，曾將四老溝、永定莊（三日）兩地解放。

我軍向隴海路反攻大捷

解放蘭封碭山等城

殲滅蔣軍五千五百餘

控制隴海路百餘里，繳獲坦克十一輛，大小砲二百餘門，機槍□百餘挺。

（新華社邯鄲十二日電）（遲到）晉冀魯豫八路軍已於十日夜開始向隴海路反攻，並解放隴海線上開封以東四十餘公里的蘭封，徐州以西六十餘公里的李莊車站及蘭封、李莊間的城鎮車站多處。軍區發言人稱：我冀魯豫軍區部隊鑒於蔣軍在攻擊我魯西南豫東地區大部以後，又攻佔鄆城全部，並追擊中原軍區部隊，至今不停，在蘇皖方面，則攻佔定遠、天長、泗縣、睢縣、如皋等地區，現在復向東台、高郵方面進攻，同時又糾合偽軍由隴海路中段向以北的豐沛地區以及以南的夏邑、永城、商邱、睢縣、柘縣等地區進攻。為制止蔣軍內戰的兇焰，不得不於十日夜向隴海路反攻，現已解放蘭封、野雞崗、李埧、柳河集、楊集、碭山、李莊等城鎮車站，此段隴海路已有一百餘公里被我控制。據初步統計：蘭封戰役中我殲滅偽軍三千餘，並使二千五百餘放下武器，俘坦克十一輛，迫擊砲數門，小砲二百餘門，重機槍五十餘挺，輕機槍二百餘挺，步槍三千餘支。

（新華社承德十五日電）承德軍息：上月三十日沿灤赤鐵進犯之蔣軍，在解放區軍民英勇反擊下，受創逃回大發車站。是役，蔣軍死亡六十餘人，內有司令官一名、隊長一名，少校中隊長一名，負傷蔣軍一百二十餘人，并俘官兵四十餘，守軍繳獲戰馬五十四，長短槍三十餘支，機槍一挺。蔣軍刻在天義一帶修鐵路，並派收編之土匪四出竄擾，似有再犯模樣。

新華社記者

評蔣介石告全國同胞書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新華社記者評蔣介石十二日告全國同胞書說：每逢一個節日，就出來一篇滿紙謊言無恥又臭又長的蔣八股，實在是中國人民的恥辱。蔣介石的復員是把人民「復」到餓死，把民族工業「復」到關門，把中國「復」到殖民地，是把全國「復」到內戰，把政治「復」到明殺暗殺，是把百分之八十五的軍隊「復」來打解放區，把□南軍隊「復」到東北，把南方軍隊「復」到北方打內戰，把雜牌的和非嫡系的軍官成千成萬「復」到街頭去討飯。這些，就是蔣介石所說「決不能放棄其維護國家行政主權與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凡是蔣介石的交通所能夠到達的地方，他就能夠屠殺人民、經濟崩潰、殖民地化的「復員」工作做的最為徹底，而他所以要求他的交通暢通，就是為的運送他的軍隊，以達到他「復員」及內戰之目的。蔣介石的「通常民主方式」，就是日本東條加希特拉加墨索里尼法西斯式的「民主方式」，這種民主的表現，就是十九年的內戰，就是殺人如麻，就是昆明慘案、較場口慘案和李聞暗殺案等等。只有取消他的這種「民主」，即是說取消蔣介石官僚資本集團的法西斯寡頭獨裁，才會有眞正的民主。蔣介石有「責任」維持他自己的法西斯寡頭獨裁和反對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這一點，蔣介石堅持到底，中國人民就也有責任去取消蔣介石的法西斯寡頭獨裁和實現人民的民主。中國人民一定要有吃飯的權利，說話的權利，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一定與人民一起堅持到底，決不後退。蔣介石牢牢記住吧！如果你敢於一意孤行，一定要解放區的人民受你屠殺，一定要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成百萬的犧牲餓死，一定要全國民主人士受你暗殺和明殺，一定要一個法西斯獨裁憲法，一定要召開一黨包辦準備由法西斯政到實行法西斯「憲政」的偽「國民大會」，那麼，人民是一定有辦法去取消這一切的！蔣介石還在四月九日就對美國記者說：「我已經下決心消滅共產黨」，蔣介石此次上廬山之前，曾經表示：「一年內看我剿共成功」，可是在告民眾書裏，不敢公開這樣說。蔣介石一連串的破壞政協決議，連中共再開政協的提議也不理，刪去了「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的「整編」四字，只要求執行「統編共軍為國軍的方案」，這些都叫作「信守協議」！蔣介石不敢提三月二十七日的東北停戰協議，不敢提他自己親口所說的四項諾言，不敢提國民黨統治下的大饑荒和經濟崩潰。蔣介石所以如此，是作賊心虛的表現，是危機深重的表現。蔣介石靠着反對人民，靠着內戰與獨裁，把中國各種主權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以取得外援，他認為這是他的「得計」，但是蔣介石和他的這個殺人吃人的萬惡政府，在全國已極端孤立，正遭受到全國人民的反對了，賣光了，洋爸爸也不頂事。新華社記者說：蔣介石已經六十歲了，賣了多少國家主權，殺了多少自己的同胞，發了多少國難財和非國難財，全國人民對蔣介石和蔣政府作何感想，難道蔣介石等還不明白？政治協商會議上各民主黨派寬大為懷，想讓蔣介石得個善終，只要他革面洗心，就可以不咎既往。此種良機蔣介石輕輕拋棄，下決心往糞坑裏鑽，眞正是不勝遺憾之至！

寧武羣運中加強優抗 貧苦抗屬分到土地

（寧武訊）幫助貧苦抗屬建立家務，解決土地問題，部份村莊，已初步實現。幾年來寧武的優抗工作，只限於年節請抗屬吃飯等，一提到優抗，有些幹部即向上級要優撫糧，認眞幫助建立家務則不夠。有的抗屬甚至在羣衆中不被尊重，反遭不合理鬥爭，因此影響羣衆參戰情緒，影響部隊鞏固與軍民團結。近數月來，由於領導上重視優抗工作，各村在羣運中已認眞幫助抗屬建立家務：七月份幾個村子的零星材料，已有初步改進：六區賓莊村在反惡霸鬥爭中，使廿戶貧苦抗屬獲得二百六十九畝土地，八十六間房子；二區馬房村，在退租鬥爭中，十六戶抗屬獲地一百零五垧，房子三十三間；新解放區三莊等五村，在沒收漢奸財產中，抗屬獲地二百六十五垧。各村羣衆認識到：八路軍是自己的隊伍，紛紛將好地先讓給抗屬，三張村小隊長尹金柱，把應得的兩垧平地讓給貧苦抗屬李銀德，他說：「沒有八路軍，咱們還能翻身嗎？」許多抗屬獲得土地後，家中生活已有保證，店耳上村貧苦抗屬王狗拴，分到七畝好平地，每年能產糧四石，全家生活已無憂慮，他積極生產，並熱心村中工作，他很興奮的說：「我享受了優先權，衆人對我很尊重，還是我兒當兵的光榮。」（文玉山）

方山古賢十二戶抗屬買地二百餘畝

（方山訊）二區古賢村有十八戶抗屬，在敵佔期間受盡敵人的壓榨，生活非常貧困。不久前村裏進行了一次反詐鬥爭，除幫助貧苦農民買地三百七十餘畝外，特別照顧到貧苦抗屬的生活，計幫助十二戶抗屬買地二百零一畝半、窯十一眼、房七間。（任恩貴）

抗屬慰問團在興臨各地 具體解決抗屬困難

官莊村幹部向抗屬獻地

（嵐縣訊）抗屬慰問團的同志到達八區後，即令區公所於八月七號召開了四十餘人的抗屬座談會，經個別談話了解情況後，對有困難的抗屬當場予以解決。抗屬溫玉后缺糧，幫助了二斗小米；抗屬薛浴黃父母有病，區治不癒，除由政府幫助一斗小米外，並負責介紹到醫院去治療；抗屬薛照全缺少勞動力，給搭加了十四個代耕的工；抗屬高玉花家免了軍勤。會後區上又指示各村應澈底幫助抗屬建立家務，而主要的是幫助解決土地問題，除沒收漢奸土地應優先無代價分配給貧苦抗屬外，另外由清算地主惡霸的款子中抽出一部份幫助抗屬買地。包耕代耕工作，區上指示各幹部要親自到地裏檢查，土地被無故荒蕪影響到少打糧食的，經羣衆討論後應賠償。（薛務山）

（興縣訊）抗屬慰問團一行八人，八月一日抵達四區官莊行政村，連日進行慰問調查，了解了好多優抗工作的好壞例子。八月召集全行政村百餘抗屬開會，根據調查作了表揚與批評，提高了幹部、羣衆對於優抗、擁軍工作的認識。對抗屬所提困難問題，也都作了具體的討論，大家認識到：「要幫助抗屬解決困難，就要澈底幫助解決土地、窯洞……」會後，幹部劉子榮，自動獻出七垧土地給了貧苦抗屬；新翻身村幹部劉映桂，他的土地種不過來，願意獻出五垧平地給缺地的抗屬。（李常耕）

幫助貧苦農民發展生產 牛友蘭先生獻米十五石

（本報訊）興縣士紳、邊區參議員牛友蘭老先生，於本月九日親訪興縣劉縣長，自動向政府獻米十五市石，幫助各村最貧苦的農民。牛老先生說明此次獻米意義時稱：我的生活政府照顧得很好，我願意獻出十五石米，幫助最貧苦的農民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劉縣長對牛老先生慷慨幫助羣衆之義舉，極表歡迎，日前政府已商得牛老先生同意，將米分給蔡家崖與四區各村最貧苦的農民，並組織他們用到發展生產中去。（李）

農民們得到土地了！

——記賈莊群衆分配逆產——

劉杰　劉祖武

朔五區賈莊的羣衆解放出來了，現在和過去是兩個世界。過去：大部農民是大漢奸蘇錫仁的奴隸，地租高利壓榨得少吃沒穿；現在：農民們站起來說話了，他們得到寶貴的土地。

賈莊的人民是不會忘記過去苦難的日子的，敵偽幾年來的黑暗統治已經受夠了，去年，羣衆的滿腔熱情歡迎着解放他們的八路軍，反貪汚訛詐，分配逆產，救濟貧苦羣衆，農民們有土地有希望了。誰想到呢？！「閻鋒子」的灰軍隊，像瘋狗一樣撲來啦，財物牛羊被掠走了，房舍被燒燬了，婦女被姦淫了。偽軍排長張有清惡狠狠的咋唬羣衆：「你們翻「蘇省長」的地，將來吐也吐得晚哩！」

在閻偽軍的剛刀殺害與威嚇下，並不能阻止農民的解放的要求。今年六月間，咱們的工作團到了賈莊，他們召開貧苦農民和積極分子會議，從血腥的事實裏，激發人們的覺悟，並清楚地告訴羣衆：「只要大家團結起來，甚也不怕！」羣衆鬥爭的信心更堅強了。在一次村民大會上，人們談論着：有人問：「今年賈莊和去年有甚不同呢？」羣衆說：「去年的賈莊是蘇金山的（是漢奸蘇錫仁堂弟，曾任偽縣長），今年是咱們的！」「賈莊老百姓為甚穿的很爛，吃的不好？」有的說是敵人搶窮了，有的說是命窮，有的說是沒錢。農會秘書說的最對：「不是命窮，也不是沒本事，主要是地主剝削太厲害，農民沒有地種！」羣衆都贊同這個意見：「對呀，咱們被地主剝窮了！」

「今年的土地缺不缺呢？」「現在不缺了，咱們今年分了漢奸蘇錫仁十三頃地（逆產沒收時未分配給農民，而是分租給農民），今年進行回贖，秋天下來就好了。」

在會上，幹部用報紙來教育農民：給他們讀「中陽四區貧苦農民解決兩萬畝土地」「朔縣沒收漢奸高鴻孕土地四萬五千畝，分給貧苦農民」；大家聽了這些消息，紛紛討論起來：「人家翻了身，咱們把漢奸蘇錫仁的地分了，大家生產就會更積極了。」

大家都同意分配逆產，經過普遍的調查，有百戶缺地的，大家討論好下面這些人有分地條件：貧苦抗屬；貧苦農民；貧苦老弱；以及一部份經過改造的貧苦偽人員和二流子。政府就依法將逆產土地二十九頃，房舍六十間，分給一百六十四戶農民，最多的六十畝，最少的也有五畝。這樣，家家戶戶都有地種了。

農民們多高興呀，他們擺脫了幾千年來的鎖鍊：翻身了！他們八百多人，興高彩烈的開翻身大會，六十多歲的劉老漢，今天分外高興：「他兩個兒都參加八路軍，他自己的腿殘廢了，老婆過去給財主家做傭，[illegible]人家不要他，要沿街討吃，[illegible]分到三十畝地，[illegible]劉縣長「把他扶上台，他老人家笑[illegible]地說：「[illegible]好啊！[illegible]寫信給兩個孩兒，叫他們甚時候消滅了漢奸閻錫山，好時候再回來！」大家今天太興奮了，[illegible]村活躍起來，三十五個青年人，他們自動要求參戰，上前綫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土地。

獻地運動

五寨政治處組織部長 張占元商得家中同意 獻土地七十六垧

（五寨訊）此間政治處組織部長張占元同志，於春耕前即商得家中同意，將出租之七十六垧土地，自動取消租子，由農會轉租給九戶農民耕種。這次擴幹會上張同志又提出：爲了使農民能澈底獲得土地，安心發展生產，願將出租土地，全部獻出。張同志這一行動，在會上得到表揚。（獻征）

新堡村書記周殿士 說服父親獻出房地 ……二百餘畝地經政府分給農民……

（寧武訊）二區新堡村書記周殿士同志，爲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自動獻出二百餘畝。他在該村任職多年，深感幫助農民解決土地的重要，此次，再三說服他父親獻出房地：「我當書記，三弟當教員，你看那些窮人沒地沒房，咱們拿出一部份土地房子，幫助他們翻身是應該的。咱們家裏光景很好，還有油房、水磨、騾子、平地，只要好好勞動，生活是會過好的。」經說服後，他父親完全贊同他的主張，即向農會獻出坪坡地七十畝，荒林地一百四十畝，山林四處，房院四所，並號召其他地多的幹部及地主，自願獻出土地，幫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農會已接受他的意見，將獻地適當分給二十二戶貧苦農民。（周恭）

六分區機關人員 幫新區群衆鋤草

（本報訊）忻崞新解放區，今年秋苗長得好，很盛，十年來所僅見，老百姓都說：「這是八路軍的洪福。」但因解放前羣衆的生產情緒低落，荒草很多，有苗高一尺還沒有鋤過草的。六分區供給政治委員孟一川同志，特於七月二十七日親率了十九個同志給駐村貧苦人家及缺勞動力者鋤草。司令部、政治部同志亦均相繼參加這一運動。分區負責同志亦已指示民兵部隊及後方機關在不影響工作情形下幫助羣衆鋤草。並指出這一工作在羣衆紛紛投入支援前綫工作的時候，具有極大意義。（元青）

命令辦事開除組員 白玉隆變工組垮台

被開除者自鬧變工組熱火朝天

（臨縣訊）十區馬家山行政村自衛隊中隊長白玉隆，因為作風不好，把變工組搞垮了。他領導一個變工組，自己擔任組長，組內共七戶有七個勞動力，夏鋤變工十來天，就開除三戶。組員劉常恩參戰時一隻眼睛受傷，太陽一出來就看不清楚，他上午不去挽麥子，白玉隆非叫去不行：「你不挽幹什麼?!不服從組織命令！」最後把劉常恩開除了。組員李文熙他很願意變工，但組長看他不順眼，不給他鋤地，原討論好輪流鋤地，其他六戶都鋤過一次穀子，只文熙的沒鋤，他提議：「你們都鋤過了，抽出一個勞動力和我鋤吧。」白玉隆說：「你看叫誰就叫誰去吧，我不管！」組長不負責，組員誰也不敢去，結果沒派人，他自己去了，文熙提出：「這樣變工我不變了。」組長就把他開除。又有一個組員李文乙說，折工不公道，只計工不折工，早上三分，上午四分，下午三分，十分頂一個工，但不論到地裏做得好壞多少，就是按規定計工。白玉隆不接受還意見，很生氣地說：「你同志一點實話不說！你不變，你出去！」這樣又開除了。白玉隆的變工組一共變了十來天，開除三戶，其餘四戶不願意變，就這樣垮台了。被開除的李文熙等三人說：「人家不要咱們，咱們自己變吧！」他們自動組成一個變工組，同村裏領導好的兩個組一樣，熱火朝天的變起來了。（李樹莉）

興市工商業益形發達 紡織縫紉等廠家倍增

文化建設還不能滿足群衆要求

（本報訊）興縣市工商業，今年以來又有巨大發展，南關紡織工廠已由去年的三家增至七家，鐵匠爐由八家增至十五家，縫衣舖由三家增至十家，縫紉機由四架增加到二十架。全市商號、攤販在原有市場已容納不下，市府已於東關舊城牆基地建立新市場，泥水工和木工一天到晚忙着建築，東關一地私人興修的房屋，已經築成五十四間，在建築中的有十三間，另有公家建築的二百間。公共建築正大規模地進行着，護市大堤剛落成，東關新市場就動工興修戲樓，還是一個七檁六椽轉簷頂的戲樓，寬三丈六、長四丈、高兩丈五，爲了這一建築，市府與公私商號一共集了三百石小米，五十多個工人先後修了五十多天。文化建設也有進展，第一完小學生已增至三百八十餘人，超過抗戰後任何一年；西關在去年冬學基礎上也附辦了小學，已有學生卅餘人；民教館、黑板報而外，另有各種識字班與讀報組，業餘劇團也成立起來。但因領導上抓得不緊，進行的不經常，因此文化建設落於經濟與市政建設之後，還不能滿足羣衆要求，須要進一步努力。（李超）

棉花大葉不可早打

王者華　王守先

河曲一、三區有些羣衆，在下頂和撥角芽當中，把大葉也打去。五花城郎攝女打大葉是爲了好看，郎桂旗因種的稠，打大葉叫通風晒太陽。前者打去大葉會掉花苞，那就錯了；後者因苗稠，現在如不通風，也會掉花苞，所以把最低一兩層大葉打去幾片，對棉花還是好的。

打大葉的目的是爲了叫棉花早開，不至受霜害，所以在棉桃已結成（即處暑前後）要把大葉打去，叫通風晒太陽早確開。現在棉花正在開花的時候，如果打去大葉，會把花苞晒掉的。四三年五花城村郎在師，中伏打了大葉，結果花苞被晒掉三分之二，產量大爲減少；這應引起各地種棉戶注意。

紅石片，軟石頭 代替了石板石筆

（陽曲訊）一完小學生石板石筆很困難，他們到山上找了一種紅石片及軟白石代替石板石筆，用起來很好，不要花錢就可找到，官莊、泉水灣等校也在推廣。另外高榮貴發明一種簡便製墨法。將烟煤篩過，再用淡膠水、雞蛋清和起晒乾即可用，同學試驗，效果尚好。（陳勛亭）

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發言人稱：對蔣家空軍在全國暴行 美國政府應負責任

（新華社北平十五日電）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發言人爲蔣介石使用美國飛機連續轟炸延安總部事，又於十日發表談話，指出「無論其承認與否，美國政府對國民黨空軍在全國的暴行應負其咎」。發言人歷述自一月停戰協定以來至七月二十八日國民黨飛機偵察轟炸解放區達七百卅一次，襲擊解放區市鎮二百六十八次，平民一千四百人被炸傷亡，房屋一千二百餘間被炸毀。發言人指出：「顯而易見的，當中國獨裁者戰爭狂的蔣介石手中握有這些進攻性的武器，就一定會無限制的用來破壞生產與屠殺人民，使中國局勢全行惡化，而八月二日八架國民黨美製飛機的轟炸延安總部，更發出了全面內戰的信號」。發言人指出：「關於此事，南京和北平的中共代表團均獲延安指示及確鑿的證據，已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但至今未獲答覆。如果政府欲否認此舉爲其全面內戰信號，政府應立即採取下述措施：（1）下令調查此次暴行，嚴重處罰執行負責軍官；（2）全部中國空軍應置於北平執行部管理監督之下，以防止其加深中國內戰及屠殺中國人民。」發言人繼而說明國民黨飛機的暴行和美國的關係：「舉世皆知，用於屠殺中國人民的這些飛機、飛機的汽油、武器、彈藥，全部是美國製造的。美國政府在全世界已獲得和平後，對其他國家都停止了租借法案後，而恰恰單獨延長對中國的租借，將一切殺人武器大量交給國民黨政府，蔣介石所有的航空人員也都是由美國軍官在美國、印度或中國訓練出來的，國民黨空軍實質上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美國政府已幫他們做盡了一切，只差沒有親手去搬動機槍的機柄罷了。」發言人最後堅稱：「全國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一致譴責美國政府在中國一面表示自己是中立的調處人，一面又實際上幫助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兩面政策。我們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將它給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軍用飛機及其軍火零件迅速從中國收回，以免加深中國內戰，殘殺中國人民，以表示美國政府之中立地位。」

蘇中放下武器之蔣軍 舉行反內戰控訴大會

（新華社淮陰十五日電）在泰興如皋戰役中放下武器的蔣軍一部四百餘人，於上月二十八日在蘇中某地舉行反內戰控訴大會，到會者包括二十六師、十九師、九十九師（現均改稱旅）等部士兵與傷患。十六師士兵劉俊述說：「弟兄們每天兩餐二十五兩糧，就被剋扣三兩，叫大家餓着肚子作工事，當官的還要吃了空額，還要扣發我們的薪餉，單四月份就被扣法幣四千元，五月份被扣六千元，聽說我也被扣去做生意發財，迫着我們上火線送死。爲私裝腰包，這次來蘇北，又欺騙我們說消滅「土匪」後可以回家，現在我們知道是上當了。」另一個上等兵說：「我們是不願打內戰的，長官欺騙我們，說新四軍是「土匪」，被捉去要抽筋剝皮，但我們到這裏已經十幾天了，新四軍待我們像兄弟，不但沒有被抽筋剝皮，相反的，我們的傷口倒被醫好了。」他們都列舉許多事實，證明蔣介石勾結美國反動派，且有美軍支持內戰：九十九師內有美國軍官四人，二十六師在南通時亦常有美軍官前往講話。他們異口同聲的說：「蔣介石一人專制獨裁，將主權交給外國人，一心想做兒皇帝，眞是一個賣國賊」。

眞理報論中國局勢
轟炸延安是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最好的證明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眞理報評中國時局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結束了，歐洲的城市已經忘記了警報的叫聲，可是在中國，國民黨正利用美製飛機在八月二日轟炸中國和平的城市，中共中央及十八集團軍總部的所在地延安。轟炸延安是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最好的證明。據獲得的情報稱：周恩來通知美國調處代表馬歇爾，國民黨政府決定從皖北向台兒莊地區進攻，國民黨政府爲此目的，已出動了六個軍。在中國內戰擴大的情形下，馬歇爾與司徒雷登所謂調解國共聯判的仲裁活動，是非常令人奇怪的。美國仲裁人是本着以下的原則在活動：即左手不知右手在幹什麼，他們左手在進行調解，右手卻在武裝蔣介石的軍隊。轟炸延安已引起中國民主社會人士的極大憤激，他們加緊要求從中國撤退美國軍隊。

美海軍陸戰隊士兵說 要求美軍撤退是正義的
美軍已沒有理由繼續駐華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莫斯科十四日廣播：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北平記者報導：他與美海軍陸戰隊士兵談話時，美國士兵說，中共很正義的要求美軍從中國撤退。他們不承認干涉中國內政是維護國民黨政權的繼續。該記者稱：美海軍陸戰隊有些人員都認爲沒有任何理由繼續駐軍中國，美軍駐在中國恰如美國國內戰爭中英國軍隊駐在美國的情形一樣。又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三日訊：芝加哥論壇報要求撤退美軍，並稱美軍駐華並非一種安定之因素。

更正

十六日本報刊登之解放日報社論「七個月總結」中二千二百五十字後（在三版第一段第三十二行），應爲「一個是援蔣內戰，這是基本的，一個是勸蔣停戰，這是陪襯的或裝飾的」，其中勸字誤爲助字，特此更正。

美產業工會主席電復劉寧一 反對美軍干涉中國內政
關於中國局勢發展正與政府交涉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劉寧一氏曾致電美國產業職工大會會長墨萊，呼籲撤退在華美軍，劉已接到覆電如下：「來電收到。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反對任何非法使用美國軍隊之舉，關於中國局勢之發展，我們正和我們的政府交涉。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墨萊七月三十一日。」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世界職工聯合會候補理事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劉寧一氏於本月二日致電世界工聯總秘書長賽揚，並抄英法蘇聯捷印南斯拉夫及世界各國工會及工友，呼籲世界工聯「迅速提起世界各國工會注意，採取有效步驟，援助中國工人，以促使中國能早日和平。」該電在敘述目前中國嚴重的內戰與經濟危機後，指出「美國政府在華駐軍與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實爲中國內戰更加擴大經濟危機更加嚴重的直接因素，不僅中國和平遭到空前破壞，世界和平也遭到嚴重威脅。」並嚴重表示：「美國政府錯誤的援華政策必須改變，世界工聯確保人類和平的決策方能實現。」

蔣家空軍人員二人 毅然退出內戰

（新華社邯鄲十五日電）國民黨昆明第五航空總站駕駛員宋志良、氣象測量員章旭初兩先生因不願供蔣介石驅使屠殺自己同胞，毅然退出內戰，於八月一日挺進晉冀魯豫邊區。宋、章兩先生與會語記者：彼等今日能親身來解放區參加和平民主建設事業，極爲榮幸。並稱：昆明已成爲世界，特務隨意捨人捕人殺人，美貨充斥市場，美國人在街上放槍捕人，爲所欲爲。

關於安平鎮事件

國民黨內好戰份子正藉口安平鎮事件，企圖把美軍拉入到中國內戰漩渦中。

安平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七月二十九日上午，香河西安平鎮附近之八路軍防地突然受到襲擊，八路軍在被迫自衛中，發現有美軍配合蔣軍作戰。戰鬥結束，雙方均有死傷。到午後，又有美軍一部從天津趕到增援，八路軍爲促美軍覺悟，當即退出戰鬥。

此事發生後，國民黨即大放「共軍襲擊美軍」的謠言，有意擴大糾紛，其目的：一方面是要製造進攻冀東解放區的「合法」根據，另方面就是想拉美軍下水，藉口安平事件向冀東三河香河的進攻，已經開始了；想拉美軍下水的意圖也可以從一些電訊中看出來，例如美聯社電訊報導，就透露了「另一個中國政府衛軍司令，曾向美軍建議洗掉向外打槍的整個村子」。反動派公然又在繼續請洋兵打中國人的這一舊法寶，要外國人來屠殺中國人民了！

安平鎮本來就是解放區所屬，在日寇投降後不久，即由八路軍從敵僞手中光復，五月二十八日雖曾一度爲蔣僞軍聯合侵佔，但六月三日就重新恢復，自此以後，即始終爲民主政府管理之下。這一點，就連美第七艦隊司令柯克都無法否認，他在元日招待記者時就說：「該處公路有若干段爲中共軍隊所佔領，已有多時」。按照情理，美軍帶着武器要通過解放區，必須事先通知我方，現在既事先毫不通知，甚且進入解放區，甚至開槍向解放區軍民射擊，解放區軍民爲了自衛，進行正當抵抗，實乃爲了護衛中國主權與民族尊嚴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可是爲維護民族尊嚴與中國主權而進行正當自衛的解放區軍民，國民黨當局反而誣之爲「匪」，但是對於屠殺中國人民的美軍，卻擺出一副奴才相，奴顏婢膝，醜態百出，如「某長官對美軍突遭共軍襲擊事件極爲重視」，「某主席對負傷美軍深爲關切」，「某委員親赴醫院致送花籃」，「某市長爲表感謝，曾與受傷美兵分別作個別談話」，「某軍長親往弔唁」等等，不一而足。最可怪者，國民黨在北平的發言人蔡文治發表聲明，居然替美軍在昌黎的不法行動也辯解起來了，但昌黎事件美方已經承認錯誤，並向我代表登門道歉。當安平事件發生，中國人民要求美軍從中國撤退時，蔡文治竟然喪盡人格，無恥地把中國降到倚求獲得獨立的越南的地位，希望美軍長駐中國。而某高級軍官也毫無中國人味道的，說要求美軍撤退是「侮辱美國」。顯然的，國民黨當局爲美方辯護，比美軍自己還起勁。

當事件發生後，中共方面即要求北平執行部派遣特別小組前往出事地點調查，以期判明事實眞相，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但是不幸得很，被稱爲「被襲擊者」的美方以及國民黨方面，始終拖延着小組的出發（第二十五特別小組）。開始是國民黨代表無理的要求撤換中共代表，直到同謀拖延的美方代表也不能同意國民黨代表的荒謬態度。但是到了八月六日，美方又代替了國民黨的地位藉口拖延，要求八日出發，葉劍英將軍覺得八日太遲，要求提前，但美方竟無理拒絕，並在七日又拒絕了中共代表所提的調查程序，企圖強迫小組聽取美方自行指定的見證人的報告。直到現在，調查的程序問題還在爭吵，美國代表仍在顯然要嚴迫中共代表在無程序無計劃的盲目行動下，一切受其無理支配，以美方片面的捏造的證人報告，作爲小組材料，以圖宣傳。美方這種對調查的拖延，已使人不能不懷疑安平事件裏邊有什麼對美方不利的內幕了。

如果要公平合理的解決安平事件，只有從安平撤退美蔣兩方的佔領，完全恢復該地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的原狀，進行實地調查。（[illegible]）

九名被俘日軍官兵供稱：閻錫山無恥留用日軍

（本縣訊）我在晉北崞縣、原平等地反擊自衛戰中，俘獲之「九名日軍官兵」已解抵此間，鐵的事實完全粉碎了閻錫山「山西已無日軍」的謊話。彼等九人原屬該敵獨立第三混成旅團，今被閻錫山易名爲留用於部隊中。如原任該獨立第三混成旅團砲兵中隊少尉隊副之近藤三介，今已改中國名爲井繼蔭，名義上任閻軍保安第二大隊軍需處副處長，實爲該隊之少校山砲指揮官。他如福澤部男、川田正一、二本三郎、松本春芳、靜野東，均任該隊教官。據福澤部男稱：其教練內容除步槍、機槍、擲彈筒射擊學、白刃戰動作、爆城學外，並有「襲擊八路軍戰術」等科目。又據被編入十九軍四十師三團三營充任重機槍射手之日兵永井長秀稱：他們始終未被繳收過武器，直至此次被解除武裝之崞縣戰鬥中，閻軍團長秦良驥仍命令他們「拚命的打」。閻錫山爲了擴大內戰，不惜

晉冀魯豫

是十多年來

（新華社邯鄲十……邊區今年秋禾茂盛……年來所未有。太行……金皇后玉米高達丈……黨名產之蘿高達九……穗盈尺。據老農講……有過的好年景。冀……氣象，唯冀南部份……家之處又遭水災，……種晚禾，估計該區……

恢復羅城之戰

曹克

文、路上的重鎮羅城，從六月二十五日被閻軍侵佔以來已三十七天了，羅城人民變受着深重的災難，平川的群衆急切的企盼着它的解放，早早去掉這一塊害他們和平生活搶衆抓丁進行內戰的據點。當我軍要收復羅城的消息傳出時，興奮了羅城周圍每一個莊棠，在小村子邊十字路口，我向一個地老農問路時，他笑着說道：「一直往過走。快去吧！今日打羅城。狗日的們今天上午還到大相村抓了二十七個老百姓。」進了小相，家家在忙着燒餅，男人們東奔西跑，汗流滿面的準備着担架和雲梯。工作雖然緊張忙碌，然而臉上都浮着笑容。

天黑時，黑雲團團聚起，微風拂拂，像要下雨，我和偵察員在向羅城走的路上說：「可不要下雨。」他說：「颳一點風也好，高粱被風吹得聽不到我們的聲音了。」距羅城一里時，老鄉們坐在雲梯上等着軍隊。不一會，隊伍下來了，在漆黑漆漆的夜空，悄悄的向羅城挨進，像一條長蛇在石橋上爬過，步兵後面緊隨着砲兵和重機槍。軍區攝影記者也隨着行進。當部隊休息時，路上氣喘喘的跑來三人，問「同志！團長在那兒了」「你們是那部份？」他答道：「我們是四區民兵戰鬥隊，聽說打羅城，全隊一致要參加戰鬥。」告訴了團長的位置，他們就過去了。

十二時半，先頭部隊已打上了。我爬上東門後，城西北部的堡上開始了第一次衝鋒，隨着一百多顆手榴彈的爆炸，堡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敵人被壓倒第二排堡裏。火光越來越大，半個村子映成通紅。槍聲不響了，喊話聲響徹着寂靜的夜空：「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早把你們包圍了，繳槍不殺。」「早繳槍免得吃虧。」頑軍仍一聲不響。一個戰士生了氣：「不繳槍，看傢伙！」在正面的碉堡上，火光閃了一下，接着轟的一聲爆炸了，另一個角落裏喊：「手榴彈打得好。」此時槍聲又響成了一片，突然一股巨大的火焰直冲天空，全城通明，火光裏飛起的磚石清晰可見，接着霹靂般的巨響，全城都在震動，這邊堡潮漫裏第二排碉堡躺倒了。這是第一次衝鋒，殘敵退到最後一排碉堡上。

槍聲稀落，雄雞高啼，天色黎明，碉堡上的槍眼，由火光變成小火星，由小火星變成濃煙，天已大亮了。早飯時，我與攝影記者到了最前線，他準備將最後殲滅敵人的場面攝入鏡頭。

戰士們在牆角下、屋頂上，靠着仰着，談笑着，準備着最後的衝鋒。臉上被碉堡爆炸起來的塵灰撲成了灰黑色，碉堡上不時傳來冷槍，戰士們罵道：「再來一槍，日你勾子的媽的。」小個子麻子臉一排長下柄厚，手巾紮在頭上，還不時的射擊，被槍彈打起來的磚塊塵土向他身上灑着，但他揉揉瞇了的眼仍然繼續射擊着。旁人告他小心點，他還說：「不怕，狗日的們打槍不準。」

號聲響了，山砲在碉堡上狂叫起來，槍砲聲又變成一片，要最後總攻擊了。戰士們冒着槍林彈雨衝至堡下，勇內，將七八個男女老鄉救了出來。因為怕爆炸時[illegible]他們，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三個青年戰士披着濕了的棉被，拿着黃色炸藥和燃香向着碉堡衝去，手榴彈在他們的身旁爆炸着。片刻，一個個都奔回來了，「點着了嗎？」「點着了。」他們勝利的回答着。戰士們上了刺刀，攝影記者正準備着鏡頭。一分鐘後，巨雷般的爆炸聲響了。濃煙升起，碉堡飛向天空，「好！」[illegible]健兒們都衝上去了。槍聲停了，四處的碉堡上都豎起了勝利的旗幟，機槍，電話機，子彈不斷的往外運着。

大相村被抓的二十七個老鄉解放了。一個說：「啊呀！可是救命啦，要不明天就殺我嘞，說我是農會秘書。」隊伍集合了起來，這時羅城我們已佔領了，只剩下一部殘敵逃在北堡裏。副教導員說：「同志們！我們勝利了，北堡的敵人要全部消滅，我們執行新的任務去。」隊伍走了，勝利品堆在郝治村裏。一會，人員擠成一串走過來，男男女女的羣衆把他們包圍起來，「好狗日的，再叫你們橫行霸道，欺辱老百姓。」有的上去指着說：「就是這傢伙，昨天到我家還要殺，打了我兩個耳光。」說着不由怒從心上起，上去就打。

到下午夕陽西斜時，下了一陣雨，雨過天晴，[illegible]四五分鐘就上了北堡，勝利的結束了戰鬥。人民軍隊健兒們，歡欣的看着解放了的羅城街衢，滿了喜悅，在激烈大戰後的寧靜中，[illegible]開始新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一九四六、八月四日於冀村鎮

副刊

「買回民心？」

駱耘

前些時，閻錫山的中陽守備司令兼縣長的張居乾，在開過會時給他的部下下了一道指示：以後外出「徵糧」要用代購辦法，禁止搶糧。原因是以前搶糧失掉了民心，而實行代購的目的是為了「買回民心」。

但張居乾的所謂「代購」是怎樣的呢？「民心」又被他「買回」到什麼程度呢？請看下面的事實：

五月底，閻軍三百餘到了馬家峪枝溝一帶，照例是一進村就挨家搜尋，翻箱倒櫃，把所有的糧食全部刮淨，就是一把夾藏的炒麵也難幸免。還拿了鑲鐵頭的木棍到處戳打，遇到可疑的窯首便是一陣挖掘，藏在地下的糧食也被悉數刮光。

一家姓杜的女人，剛從咸家借來三升半穀子，準備加些蔬菜做炒麵，好使全家人暫免挨餓。閻軍來時，她沒來及藏，就把穀子藏在炕席底下，她希望這樣或許能免被搜去，但是沒注意到席上有個窟窿，被看見了，就揭席掃去；女人哭着哀求給留下一點，對方理直氣壯的說：「我們又不是白要，以後按價發錢，就是用你們代購一下。」當女人說明把糧拿去，一家三口眼前就要挨餓，就是給錢也沒處買糧，哀求時，那傢伙火了：「糧食倒在席底下攪上土，我不說甚，你還不三不四的，是不是留着給八路軍了？」女人沒法，眼巴巴地看着把糧食拿走了。

在另一個村，閻軍把糧食搶完要走時，為「買回民心」，給羣衆假眉三道的說：「你們過幾天派代表到城裏領款。」並且規定了價格：小米一斗銀洋三元，穀子二元……聰明的人都沒來領款。但也有老實的把這些話放進耳朵裏，過幾天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漢引着他七八歲的小孫子，到城裏去領款了，不一會被推出城門，「等我們隊伍到你村住時才發錢」，老頭子回頭望着，憤恨的咬着牙，想回家，但兩眼發黑，「撲通」跌倒了；人們把他扶起才問清楚，他一家四口已經三天沒吃一顆米了。

事後，據說站崗的為放他進城還受了一頓責罰。

編輯「晉綏文藝選集」

（文化消息）

晉綏邊區文藝工作，幾年來在實踐毛主席文藝方針，服務邊區抗戰建設及人民大衆民族民主鬥爭中，已產生不少可貴的土生土長的文藝作品。邊區文聯為使其中優秀作品得以更廣泛流傳，進一步推動創作，頃計劃編印晉綏文藝選集，決先出「短篇小說」、「通訊報告」、「散文詩歌」等三集。此一工作將由邊區文聯文學部及晉綏日報副刊合作完成，歡迎各地來函示教，不論選輯方面，形式方面，甚盼各地同志熱心匡助。

早晨的鮮花

汪洋

（記古交參戰青年出發）

七月九日，晴朗的早晨，一陣陣的鑼鼓聲，把甜蜜的人們從夢中喚醒。

「集合啦！」民兵隊長一邊喊叫衆人，送參戰青年去，一邊吹着刺耳的口哨。婦女們從園子裏摘來鮮艷的十錦花，尤其數婦女隊長郭美英摘的多，她摘了一籃子，因為參戰的三十多個青年內有她的丈夫。有的婦女借這機會給他取笑：「你們看！美英多積極，今早要送郎上前綫哪！」一下子引得大家都「咯咯」地笑起來，美英很不好意思的也笑啦。兒童秧歌隊，扭遍了大街和小巷，全古交的男女老少緊跟着秧歌隊，像潮水般的擁來。

光榮參戰的青年們，在熱烈的掌聲中進入會場，一個個的臉上都露着喜悅的笑容。「歡迎少先隊唱歌！」婦女開始向兒童挑戰。兒童們很不服氣的也喊起來：「機關槍！盒子砲！婦女唱歌要不要了！」剎那間，歌聲，喊着，掌聲混成一片了。突然，一聲哨音，大家馬上靜下來，在振動天地的鳴砲聲中開會了。

主席站起來，簡單地說：「抗戰勝利了，本來應該進入和平建設，但是蔣介石、閻錫山打內戰，向咱們解放區進攻，為了保衛和平，保衛家鄉，今天我們七區三十幾個青年前去參戰，還是非常光榮的！」

各個羣衆團體代表都說：「一定要把擁軍優抗工作做好，不讓同志們家裏受困難。」參戰的代表也激奮地回答大家：「鄉親們這樣熱心的歡送我們，感動了我們的心，我們保證，到前綫敢打仗，好好學習，堅決消滅進攻咱們的閻錫山軍，來回答大家。」

送行時，參戰青年們整隊向羣衆敬禮道謝！羣衆們紛紛送紙煙、手巾、肥皂等慰勞品，老太太和兒童們把煮熟的雞蛋送給他們；婦女們把朵朵鮮紅的十錦花獻給光榮的子弟兵。早晨的鮮花，瀰漫着青年人豐滿有力的胸膛，象徵着解放區人民無限向上的力量。婦女隊長郭美英親手把鮮花給他丈夫掛在胸前，人們都注意着這一雙別前的青年夫婦，他丈夫武二毛羞的不敢抬頭，但他心裏早像花一樣的笑了。

鑼鼓聲與口號聲又響起來了。

廣大的人民行列一直送參戰青年們送出村口，八百雙眼睛眼望着這些光榮的子弟兵，英勇的走向前綫去。

七月二十七日

解放後的老農民

陳介平

（記豐鎮農民代表劉鑾老漢）

心頭怨恨憶當年，喜眉笑眼看今天。

劉鑾老漢今年已經是六十四歲了，一付消黑色的面孔上，刻劃着被勞碌過度的皺痕，但他還是一個非常健壯而又樸素的農民。家住東山岩塔子窩，他有三個兒子也有孫子，兒媳和他老婆共八人，現在他的光景過好了。可是想起當年的時光卻痛在心頭。在民國七八年時，他種自己的地三十畝，但因當捐雜稅，貧困得不能過轉，就向地屯梁永清借了些錢，從此後就上了老財高利剝削的圈套，一年年還不起本，蠱上利，越蠱越多。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利已超過本，地主即將把他的全部三十畝土地折回歸為己有；他也無法奈何，只得落為無地貧民，日子就越過越艱難，吃的是粗糠、苦菜，連山藥都吃不到，全家大小幾乎餓死。講到這裏，他情不自禁的痛哭起來，熱淚撲漱漱的掉着。

在敵偽統治時，甲長梁厚氣勢兇兇，有一次同他個要官糧，只為交不起，梁厚就領上[illegible]，劉老漢的一把[illegible]子（草）點火燒了，又把僅有的幾升穀也搶光了，還刁走他一條棉被。劉老漢飲聲吞氣，記恨在心。

去年八路軍一來，他聽到組織農會的好處，就首先報名參加，要和壓迫過他的梁永清、梁厚算賬。村裏的農會都幫他清算，結果，除了三十畝地原歸他外，還算出四十畝；又算出六石五斗糧食，梁厚搶的東西也要回來了，把梁永清所佔公地三頃多，也弄清了，分給村內窮苦的人種，此後那些壞人就低了頭。

現在劉鑾老漢高興得逢人就說：「我現在可是有吃有穿有地啦，夜間還蓋着新棉棉的被子。」幾十年來，他穿的是破破爛爛，今年就把糧食賣了一部份，換了八個布，每人一個布，換得新衣穿，活了六十多歲這才是第一次。他興奮的說：「日後我要發起來了，今年七十畝地都已下種，另外還種了十畝西瓜，單西瓜一項，估計收下來可以換十五石糧，如果不是八路軍來，我就要餓死在路旁，還能有今天，我死也忘不了咱們八路。」在農民代表大會上，劉老漢對我說：「同志，我這次得要上幾個手榴彈，抵抗黑[illegible]隊，回去把我的兒子孫子也拿好武器幹一場。」這次大會獎給老漢一支槍，和幾個手榴彈，他高興得抱住槍和手榴彈說：「這還怕，叫他狗日的再來，給他個不出氣，我回去把手榴彈分給民兵，我就拿這支槍，我的兒子有鐝頭，孫子有鐵鎒，全村參加自衛隊，看看壞人那個敢來。」

劉老漢被大會選為農會委員，他[illegible]熱情回去生產和自衛防奸去了。

時事打油

劉道衡

主張聯設政人民　如此實殷太認真
胡亂接收都有理　安插轉送給洋人
洋人說我頂呱呱　中美一來是一家
門戶而今開放了　飛機大砲好援濟
一心內戰逞威風　民主用來作口號
不怕獨裁無出路　撐腰全仗高鼻翁
玻璃衫子玻璃鞋　洋貨如潮湧進來
大小煙捲滑火　如何商品竟成災
家家戶戶鬧饑荒　變田變地賣兒郎
賣去兒郎換升斗　升升斗斗繳軍糧
草根吃盡樹皮光　據說飢是胃口強
數滿物價何處法　大風吹起入官囊
美械美機美國船　花旗布莊花旗綿
花旗奶粉花旗麵　美國蜜柑美國煙
衣食住行皆美化
獨裁內戰暴金圓　可惜祖宗非美籍
戀留遺憾到終天